

·古籍整理·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

——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

崔富章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天一阁进呈图书 640 种,其中近六分之一入选《四库全书》,七分之五入选《四库全书总目》。以《韩魏公别录》三卷为例,即可了解天一阁进呈本在《四库提要》编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天一阁进呈本以明代文献为主,有明人著述 413 种,其中不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有 250 余种,多为有关边疆、海防,有裨实用,事关国计民生的著作,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文献价值。

[关键词] 天一阁;进呈本;《四库全书》;文献价值

On the Value of Books Presented to Siku Quanshu by Tianyi Pavilion

Cui Fuzh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answer to the imperial decree of nationwide book collecting for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 or *Complete Library of Four Treasuries*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Tianyi Pavilion (a famous private library built by Fan Qin in the Ming dynasty) presented 640 kinds of books, of which 96 or nearly one sixths of the total were fully transcribed into *Siku Quanshu*. Many of these transcribed books were de luxe or rare editions. In addition, 473 kinds or nearly five sevenths were recorded in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the best bibli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which record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aid compilation.

Take *Separate Collection of Hanwei Gong* for example. Originally, only one volume of scattered writings was collected by *Siku Quanshu* compilers from *Great Encyclopedia of Yongl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 simple synopsis was written for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The volume was replaced by the *Separate Collection* in three volumes presented by Tianyi Pavilion, which is the complete original edition by a Song scholar. A synopsis re-written was full and accurate, despite some corrections to be made concerning the compilers' conclusion in the synopsis.

Fan Qin, an intellectual with rich social experience and different values, mainly collected

[收稿日期] 2007-03-2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崔富章,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楚辞学、版本目录学研究。

books about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are of great realistic and historical value. Those presented by Tianyi Pavilion included 413 kinds by Ming scholars, over 250 of which failed to be recorded in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he years 1772—1795 witnessed the brilliant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classics in ancient China, to which Fan's Tianyi Pavilion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his library, demonstrating its special value to the world, is known as the carrier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ymbol of China's book-collecting culture.

Key words: Tianyi Pavilion; presented books; *Siku Quanshu* (*Complete Library of Four Treasuries*);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on different subjects)

一、前言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清政府颁布徵书令,在全国范围采集遗书,“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1],汇送北京翰林院,纂修《四库全书》,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传统文献典籍之整理与研究,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挑战。范氏后人,审时度势,突破家规,挑选善本,应诏进呈,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乾隆称:“浙江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1][2]}宁波范氏天一阁从此跨出江浙,迈向全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第一藏书楼。

二、天一阁进呈本之分析

(一)天一阁进呈之书,近六分之一全本抄入《四库全书》,七分之五入选《四库全书总目》

天一阁进呈图书总计 640 种,比扬州马裕家略少,名列第二,但是论质量,天一阁进呈本绝对一流。我们且看一组简单的数据:在《四库全书》中,有 96 种是直接依据天一阁进呈本抄录的,其中经部 12 种,史部 28 种,子部 39 种,集部 17 种。此 96 种底本中,不乏精本、善本。

例一:经部书类的《尚书考异》五卷,明国子助教梅鹗撰。《四库提要》称:“《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鸞案’,则出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 105、106 页《浙江巡抚三宝奏呈续获天一阁等家遗书目并 永乐大典·考工记 六本摺》载:“臣查范氏收藏书籍,据开不下数千种,第年代久远,不无残缺,更有与臣前奏单内重复者颇多(笔者按:‘前奏单’指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献遗书等事摺》,计鲍士恭家 626 种,吴玉璠家 305 种,汪启淑家 524 种,孙仰曾家 231 种,汪汝家 219 种),除检去外,现实有书六百零二种。”清嘉庆八、九年间,范邦甸恭录《天一阁进呈书目》,著录 602 种书名、卷数(或册数);光绪年间,钱念劬《重编天一阁进呈书目》在范编基础上,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增补七种,据《四库全书总目》增补三十余种,共记录进呈书 638 种;1993 年 6 月,骆兆平《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增补钱氏失收三种,著录进呈书总数为 641 种。参见《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排印版。笔者按:钱念劬《重编天一阁进呈书目》据《四库全书总目》增补之三十余种,其中《朝鲜国志》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误书“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实为“两淮盐政李”呈送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著录“《朝鲜国志》一卷,旧写本,九行二十字……钤有两淮盐政送书木记及翰林院官印”。此书即天一阁原藏朝鲜人苏赞成《朝鲜志》二卷之传抄副本,唯缺“楼台”“一门耳”(参阅杜泽逊《四库提要续正》,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 年第 3 期)。《朝鲜志》已入《四库全书》,《存目》重收《朝鲜国志》,馆臣失检耳。

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于一卷。今约略篇页,釐为五卷。'原来,天一阁进呈的《尚书考异》并非一般的抄本,《四库提要》认定为稿本,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存”者,所依据的就是天一阁藏书。自宋以来,吴、朱熹、吴澄诸人对《尚书》古文孔传之伪稍稍疑之,然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至梅^朱作《尚书考异》,始举出实证,说明传世《古文尚书》所载之“孔氏传”至少有一部分不可能出自孔安国之手;清人阎若璩正是沿着梅氏的路子,作《尚书古文疏证》,列出 128 条,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在《尚书》研究史乃至经学今古文历史上,梅^朱《尚书考异》都是不可磨灭的重要作品,《明史·艺文志》失载,亏得范氏天一阁的精心收藏才得以传世。虽稿本不可复见,书经《四库全书》缮录,荣登七阁,至 20 世纪 80 年代,经多次影印,化身千百,成为天下学者的公共资源。

例二:元明间梁寅撰《诗演义》14(15)卷,抄本。“此本至《小雅·苕之华》篇止,以下皆阙,而已有一十五卷,则八卷之说,殊为未确。盖彝尊未睹此本,但据传闻录之,卷数讹异,其亦有由矣。《四库提要》正是依据天一阁的进呈本,订正《经义考》和《明史·艺文志》著录作“八卷”之误。

例三:史部政书类之《救荒活民书》三卷,宋从政郎董撰,《四库提要》谓“实足补《宋志》之阙”、“可为史氏拾遗”,“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与本传相参证,犹古书中之有裨实用者也”。天一阁同时进呈明朱熊撰《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有朱熊《补遗》本,没有董原著三卷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救荒活民书》三卷、《拾遗》一卷四册,明蓝格抄本,当与范氏进呈抄本同时,或即散出之四库底本欤?

例四:子部医家类之《普济方》168 卷,明初宗室朱^周(周藩,居开封)取古今方剂,汇定成编。计 1 960 论、2 175 类、778 法、61 793 方、239 图,“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于是者”,文献价值极高,《四库全书》全本抄入,析为 426 卷。《四库提要》又称:“卷帙浩博,久无刊版。好事家转相传写,舛谬滋多。故行于世者颇罕,善本犹稀。”考该书有永乐周藩刻本,残存 22 卷;有明抄本,残存 35 卷,两者合计不到 60 卷。宁波范氏天一阁收藏抄写全本,《四库全书》得以缮录,“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并据以纠正《明史·艺文志》著录“六十八卷”之误,天一阁进呈本之贡献大矣!

天一阁进呈 640 种图书中,有 473 种入选《四库全书总目》。也就是说,在《四库全书总目》200 卷内,有 473 篇《提要》是根据天一阁藏本撰写的。如果说,纂修《四库全书》属于古籍整理范畴,那么,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则属于古籍研究范畴,是在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文献征集、整理基础上展开的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纂修《四库全书》旨在聚集典籍,传之久远;撰写《提要》,编撰《总目》,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阐明学术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名副其实的研究专著。每部书写一篇《提要》,“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瘡,用著劝惩”(《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万余篇《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由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200 卷,力图对数千年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文脉、人脉作出实质性的描写,代表着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最高水平,是集大成之作。乾嘉以来的知名学者,无不资其津逮,誉之为“良师”。直到今天,从事古籍整理的,研究传统文化的,以及与古文献有关的其他分支学科的专家们,依然要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对中国

考朱^周早年有《袖珍方大全》四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明弘治十八年集贤书堂覆刊洪武二十三年周藩本 12 册,又正德四年御用太监廖氏中州刊本 16 册。四卷之书,其规模远远不能跟 168 卷的《普济方》相提并论。

学术史的总结,对各种典籍学术源流的描写,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天一阁进呈六百余种图书中,近五百种入选中国最高水平的目录学专著《四库全书总目》,为《总目》的编撰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足以从一个侧面彰显范氏藏书的宝贵价值。

(二)从《韩魏公别录·提要》之重新撰写看天一阁进呈本的关键地位

北宋名臣、名相韩琦(1008—1075),安阳人,历事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十年辅相,功在国史。封魏国公,谥忠献,赠魏王。琦卒后20天,门人王岩叟“悉所闻见者,叙而次之,以为公《别录》”。《韩魏公别录》三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有著录。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得一卷。陈昌图撰《提要》云:“韩魏公别录。右宋签枢密院事大名王岩叟彦霖撰。晁公武谓所记岁月多与国史不符,则失之诬也。又李忠定有《别录补遗》一篇。”这篇《提要》无一语正面揭示图书内容,估计是辑录无多,难以按断,仅引晁公武两语搪塞。乾隆三十八年,宁波范懋柱家天一阁进呈图书送达翰林院。《新编天一阁书目》对此有相关考述:“《韩魏公别录》三卷。宋观察推官王岩叟撰。刊本。是书叙录韩琦逸事。”^[3]馆臣遂弃《永乐大典》辑佚本,改用天一阁藏本存目。新撰《提要》云:“韩魏公别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王岩叟撰。岩叟字彦霖,清平人,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调栎城簿,历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岩叟尝在韩琦幕府,每与琦语,辄退而书之。琦歿后,乃次为《别录》三篇。上篇皆琦奏对之语,中篇乃琦平日绪言,下篇则杂记其所闻见也。《读书志》称‘以国史考之,岁月往往抵牾,盖失之诬’。其书,《读书志》作四卷。《书录解题》载有《语录》一卷,亦称‘与《别录》小异而实同,《别录》分四卷,而此总为一篇(编)’。皆与此本三卷不合。其为何时所并,不可考矣。”^[4]该《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次叙著作之背景,接着揭示《别录》三篇之要点,总叙崖略,内容翔实,早先那一篇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提要》之议论,及其对篇帙分合之订辨,似是而非,又当别论。老臣韩琦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熙宁六年春至八年六月),告老还乡,回忆平生,畅所欲言,即使“岁月”参差,亦不足以遮蔽亲历者所述史迹的鲜活光辉,更何况《别录》中篇记“平日绪言”近二十则,下篇记门人所闻见事实,与《国史》不搭界,“失之诬”云云,殊非公论。至于卷帙,传世唯一宋刊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著录王岩叟《别录》三卷,不是四卷。《宋史》卷二 三《艺文志二》著录“韩琦别录三卷,王岩叟撰”,正是晁氏《读书志》著录之版本。《艺文志二》又著录“王巖叟韩忠献公别录一卷”,“巖”作“巖”,可能与晁氏著录非同一版本,但卷数相差过大,其中定有缘故。天一阁进呈《韩魏公别录》三卷刊本,不知飘落何所,无由质证。清华大学藏明崇祯元年(1628)大观堂刊《宋三大臣汇志》(明末郑鄮辑有关韩琦、李纲、文天祥论著),内有《宋忠献韩魏王君臣相遇别录》三篇,分别标明“别录上”、“别录中”、“别录下”,各自起讫(篇中遇“慎”字改作“孝宗庙讳”,“C”字改作“光宗庙讳”,则书名虽异,内容当与宋本无殊),晁氏《读书志》循例作三卷著录,副实得体。然三篇总计6000字,中篇仅550字,下篇稍长,4000余字,编目者总三篇作一卷计,亦无需苛责,然《宋史·艺文志》不应重复著录。上、中、下三篇体制俱在,目录家或作三卷,或作一卷,本无关宏旨,无伤大体,《四库提要》郑重提出,甚至引申出“何时所并”的问题,小题大做了。种种迹象显示,天一阁进呈之《韩魏公别录》三卷本,应

南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赵希弁校刊《郡斋读书志》,刊版地点为宜春郡斋(袁州),世称“袁本”。民国十四年(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藏书,发现内府有宋淳祐袁州刊《郡斋读书志》全本,入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涵芬楼据以影印,辑入《续古逸丛书》之三十五,未附张元济《跋》。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间,辑入《四部丛刊三编》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桂芬进京,偶于街市以钱五百购得进呈本五种,其中“《遗忠录》、《礼贤录》、《忠献别录》、《龙川别录》等书,皆完善无缺,都为范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抚所进者也”(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抄本《周易阐理》四卷,卷尾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桂芬《跋》)。《忠献别录》即天一阁进呈之《韩魏公别录》三卷。

该就是王岩叟著作原貌,明人刊本已经改题“宋忠献韩魏王君臣相遇别录”三篇了。从书题看,天一阁进呈本尚保存宋时原貌。

(三)天一阁进呈明人著述四百十三种,二百五十余种不见于《明史·艺文志》

天一阁进呈640种图书中,有413种为明人著述,占六七成。这是符合范氏藏书的基本特色的。赵万里先生认为:“当年范东明选书的标准,与同时苏州派藏书家,完全采用两个不同的方式,他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书籍,很少受他收容……唯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书籍,因他保存了不少。”^[5]今人金涛先生亦认为:“范钦不像一些藏书家以搜求珍稀古本为己任,而主要致力于收集当代的著作和文献,从而形成了天一阁独具一格的藏书特色。”

清末民初有一位先生说过:“读书有君子之学,有小人之学,有妾妇之学。”意思是说,有些学问惊天动地,是君子之学;有些学问听起来很好,实际无多大价值,是小人之学;还有一些学问,只供妇人小孩娱乐之用,所以说是妾妇之学。把学问分此三类,不是他的发明,韩昌黎、苏东坡都说过,只是他说得更具体一点。时下图书市场流通的当代著述,以短期应用者为主体,琳琅满目,花色品种虽多,能传世者,数十年、上百年、上千年不可磨灭者绝少,这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淘汰之后才能论定。古今一理。当年范钦面对丰富多彩的图书市场,不可能兼收并蓄,他面临的第一道程序是鉴别,即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学理上、文献上,识别其高下,以确认收藏对象。这等功夫,绝不比鉴别宋、元旧槧来得轻松。好在范钦常年当官理政,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又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这两方面的功力交融,便生出眼光独到的、有别于一般藏书家的价值判断标准——关注国计民生,贴近现实,进而形成了自己的收藏重点,乃至藏书理念——制度约束,机制保障。天一阁藏书之特色,主要是由具传世价值的明代文献造就的。天一阁进呈的413种明人著述,有37种入选《四库全书》,313种入选《四库全书总目》,以纪晓岚为首的专家组——《四库全书》纂修官们,给范氏打出的成绩是优秀,是超一流的藏书家!

跟以纪晓岚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们相比,《明史·艺文志》的编纂者对范氏天一阁藏书的价值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正史艺文志,人称史志目录,著录项目很简单,其价值在于它的规模——包举一代:或包举一代之藏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或包举一代之著述,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以其“包举一代,为考证所不可少”而为学界所重视。但是,历代史志目录大多为抄撮旧目而成,踵讹袭谬,遗漏缺失,不胜枚举。王绍曾教授曾对民国初年纂修的《清史稿·艺文志》作《拾遗》,数量近万,煞是惊人。《明史·艺文志》主要抄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而成,罅漏缺失,亦不可低估。仅以天一阁进呈413种图书文献为例,《明史·艺文志》竟失载二百五十余种(经部8种,史部102种,子部86种,集部60种),若不是过文英博士逐条核对,真不敢相信会遗漏这么多!这二百五十余种明代典籍价值如何?在此举例说明。

1. 杂史类十二种

- (1)《平蜀记》一卷。记洪武四年平蜀之事。抄本。
- (2)《别本北平录》一卷。记洪武间北征沙漠之事。抄本。
- (3)《高皇后传》一卷。永乐间颁行之本。刊本。
- (4)《南征录》一卷,明布政使张 撰。天顺间征苗蛮时逐日笔记。抄本。
- (5)《平吴凯旋录》四卷,明朱泽撰。记嘉靖间都指挥汤庆平定崇明海寇事。刊本。
- (6)《革除编年》一册。分年编载建文朝事。抄本。
- (7)《土鲁番哈密事迹》一卷,附《赵全谏牍》一卷。记嘉靖间经略事迹。抄本。

参见金涛《新编天一阁书目·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8)《龙凭纪略》一卷,明田汝成撰。记明粤西副使翁万达戡定土夷韦应、李寰、赵楷三人事迹。刊本。

(9)《南泰纪略》一册、《簾峽纪略》一册,明尹耕撰。详载广西平瑶始末,各系论断。刊本。

(10)《处苗近事》一卷,明副使李/编。记湖广、贵州诸省抚苗事宜。刊本。

(11)《使琉球录》一册,明正使陈侃撰。记程途风土及所行典礼。刊本。

(12)《乙未私志》一卷,明太常少卿余寅撰。记万历乙未年兵部大察事略。刊本。

以上12部图书,或记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事关国计民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足以传世,有九种入选《四库全书总目》。今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存《使琉球录》一种,其余11部皆不见著录,不知飘零何所,殊为可惜!

2. 诏令奏议类三种

(1)《商文毅公疏稿略》一卷,明商辂撰,商良年编。所载奏疏凡33篇。《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是集所载,乃其全文,尤足以补史阙也”。又云“此本为天一阁所抄,则刊版又佚矣,其偶传者幸也”。所幸此抄本自翰林院散出,为丁丙收得,入藏八千卷楼,今归南京图书馆。

(2)《孙毅庵奏议》二卷,明应天府尹孙懋(慈谿人)撰。刊本。《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亦可谓弹劾权贵,奋不顾身者矣。集中诸疏,史但摘其大端,不能备载。今备录之,以与本传相参考,犹可想见其遗直也!”

(3)《两河经略》四卷,明总理河漕潘季驯(乌程人)、总督漕运江一麟撰。刊本。首冠以图说。《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季驯先后总河务二十七年,晚辑《河防一览》,其大旨在以隄束水,以水刷沙,卒以此奏功。此集所载诸疏,并规度形势,利弊分明,足以见一时施工之次第,与所作《河防一览》,均为有裨实用之言,不但补史志之疏略,备舆图之考证已也。”

上述三种,或可补史志之阙略,或为“有裨实用之言”,事关国计民生,《明史·艺文志》均失载,真可谓“疏略”矣!

3. 史部地理类外纪七种

(1)《朝鲜赋》一卷,明翰林侍讲董越撰。刊本。是书系弘治间董越与王敞奉使朝鲜时,记其山川、风俗、人物、土产,又用谢灵运《山居赋》例,自为之注。《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所言与《明史·朝鲜传》相合,知其信而有征,非凿空也……越有《文信集》四十二卷,今未见其本。又别有《使东日记》一卷,亦其往返所作诗文,不及此《赋》之典核,别本孤行,此一卷固已足矣!”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有传抄天一阁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明刊原本,不知飘落何所矣。

(2)《朝鲜志》二卷,明苏赞成(朝鲜人)撰。写本。是书系嘉靖间侍读华察奉使朝鲜,其国送此册,备载其山川、古迹、土俗、民风。《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遗闻琐事,为中国史书所

参见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排印本。

《四库采进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著录“《朝鲜志》二卷一本,明苏赞成著”(1960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吴慰祖校订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朝鲜志》二卷,写本,明朝鲜苏赞成撰”(清乾隆浙江刻本)。然《四库提要》称“不著撰人名氏”(乾隆六十年浙江刻《四库全书总目》,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以下引同)。杜泽逊认为:“唯二目均称为朝鲜苏赞成撰,当有根据。《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未知何故。检《四库全书》本《朝鲜志》亦无撰人。疑范氏进呈时尚有序文,后不慎佚之也。”(见其所著《四库提要续正》,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谓是书系嘉靖间侍读华察奉使朝鲜,其国送此册。据此,则当有签题,载明作者、赠者,在进呈过程或翰林院整理传递过程中,题签脱佚,亦未可知。又按:博士生柯亚莉考《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翰林侍读华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廷宠充正副使颁谕朝鲜国王李恹。据《殊域周咨录》(明万历二年严从简撰,1993年2月中华书局排印余思黎点校本)记述称:在朝期间,朝鲜官员苏赞相世让、金观察麟孙奉命接待。《皇华集》正纪录了当时朝鲜议政府左赞成苏世让与华察、薛廷宠几人往来唱和的诗赋。华察《清心堂箴序》云:“余使朝鲜渡鸭绿江,赞苏君以其国王之命逆于义顺,相从入汉城,归,复送之江浒。往返乃一月,每朝夕必谒,见余辈有作,辄属和。见其礼度雍容,词华充润,东藩之士,此其杰出者乎?”赞成,朝鲜官名,又译作赞政、赞相。再联系《朝鲜志》所达到的文学水平,亚莉据以判断:《朝鲜志》作者名“苏世让”,官居“赞相”。

未详者,往往而在,颇足以资考证。其叙述亦皆雅洁,较诸州郡輿图冗漫无绪者,转为胜之。宋王云尝撰《鸡林志》,其书不传,徐兢《高丽图经》于山川古迹亦略。此书出其国人所述,当不失其真。”

(3)《朝鲜图说》一卷,明郑若曾撰。是书先图后考,详记其世纪、都邑、山川、风俗、土产、道里、贡式等。入《四库存目》。《提要》称:“是时朝鲜亦被倭患,故因日本而及之。”

(4)《日本考略》一卷,明薛俊(定海人)撰。刊本。入《四库存目》。《提要》云:“嘉靖二年,日本国使宗设来贡,抵宁波。未几,宋素卿等亦至,互争真伪,自相残杀。所过州县,大肆焚掠。浙江濒海之地,人民苦之。俊因纂辑是书,大略言防御之事为多,而国土、风俗亦类入焉。”

(5)《日本图纂》一卷,明郑若曾撰。刊本。是书记日本山川、风俗、贡道、器械,各绘为图。后详防御之法。四库入存目。

(6)《琉球图说》一卷,明郑若曾撰。《提要》云:“体例与《朝鲜图说》相同。地里则但标其针路。未附宋郑藻纪事一篇。琉球奉明正朔,从无寇掠。殆以其国外偏于倭,内密迩于福建,而为预防之计歟?”

(7)《安南图说》一卷,明郑若曾撰。入《四库存目》。《提要》云:“体例亦与《朝鲜图说》同,但增疆域、伪制二门。疆域寥寥数语。其伪制则纪黎、莫二姓事也。未附郑竦《纪略》一篇。若曾时距莫登庸事未远,故筹划边防,并及安南。”

以上七种,皆涉及东亚诸国之历史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全部予以著录,前两种还入选《四库全书》,受到纪昀等文献学家的高度重视。《明史·艺文志》不应失载。《朝鲜志》二卷,为朝鲜人著述,由朝鲜官员作为礼物赠送中国使者华察,更有特别价值,亦可见范钦天一阁采访图籍是何等用心!

上举22种图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9种,更有五种入选《四库全书》。《明史·艺文志》失载的天一阁进呈明人著作,绝大多数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需要强调的是,范氏收藏之明人著述总量不下三千种,天一阁进呈本仅是其全部藏书的八分之一,仅明代方志就有435种^[19],明代科举录有524种,《明史·艺文志》的编纂者忽视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存在,实在是大错特错。

三、结 语

公元1772—1795年(乾隆三十七年至六十年)这二十余年,是中国文化典籍整理研究史上大丰收的年代。纂修近八万卷的《四库全书》,缮写七部,入藏七阁;从《永乐大典》辑得佚书126种,活字排印出版《武英殿聚珍版书》;编撰《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四库全书考证》100卷;在在都是重量级的标志性成果,至今口碑载道,如影随形般影响着中国学术界。徵书、修书工程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力量发动的,一开始就与政治结缘。政治与科技同样是双刃剑,它的副效应——禁毁图书运动,曾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过从全程观察,从总体来看,还是文化建设触及了政治,并非假借文化搞政治,二十年能取得如此多的大成果,就是明证。可以肯定地说,成绩是主要的,煌煌巨帙,有目共睹。在这一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范氏天一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立大功的。虽然损失掉部分藏书,但乘此机遇,天一阁向世界展示其藏书的独特价值,传递出魅力无限的收藏理念,藏书文化,名扬海内外。藏书精神,乃藏书楼之灵魂。精神理念的固持与弘扬,为藏书楼生命力之源泉。天一阁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如今的天一阁,不仅保有范氏旧藏21245卷,而且海纳百川,众多藏书家自愿把辛勤积累的藏书汇入天一阁。“1957年,张季言先生家属赠送‘樵斋’藏书五万余卷。1979年,朱赞卿先生家属赠送‘别斋’藏书十余万卷,字画文物一千七百余件。同年,孙定观先生赠送‘蜗寄庐’藏书,杨容林先生家属赠送‘清防阁’藏书,均在万卷以上。”^[6]1962

年,冯孟颀(贞群)先生家属遵其遗愿,将全部藏书十万九千余卷捐赠给国家,1983年3月,移藏天一阁^[7]。目前,天一阁所藏文献古籍已达三十万卷,相当于范氏鼎盛期的四倍以上,“楼阁清癯类硕儒”的天一阁,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在海内外学者的心目中,天一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天一阁是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The Number One Archives of Chinese History, *A archives about Compiling Siku Quansh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2] 陈昌图:《南屏山房集》卷二一,乾隆五十六年陈宝元刻本,1791年。[Chen Changtu, *Nanping Shanfang Ji: Vol. 21*, Chen Baoyuan Keben, 1791.]
- [3] 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Luo Zhaoping, *A New Compiling of Tianyi Pavilion's Book Lis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 [4] 永镛:《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Yong Rong, *Siku Quanshu Zongm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5]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Li Ximi & Zhang Jiaohua,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Librari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6]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Luo Zhaoping, *Tianyige Congt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7] 骆兆平:《伏跂室赠书目录前记》,《书城琐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3-238页。[Luo Zhaoping, *Fufushi Zengshu Mulu Qianji*, in *Shucheng Suo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pp. 233-238.]

本刊讯:2007年10月26-27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与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农业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共同主办了“新农村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浙江省农办、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等单位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党的十七大刚刚闭幕的时候举办本次论坛,共同探讨和研究当前推进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